

乐活随州

汉东茶馆：“你是我藏在微风里的欢喜！”

8月18日,“汉东茶馆”试营业,《随州日报》等官媒和民媒重磅报道,勾人魂。当时,我不在随州,难赴现场,眼馋神往。

9月4日上午和傍晚,我两次前往,拍下一张照片,“偷”听了几位乡亲感言。返途中,反复比对,将“你是我藏在微风里的欢喜”“汉东茶馆”等同框拍下,立即“借”来作标题。

甚喜,甚喜!
一、心向美好:关于老随州的“城南旧事”

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,位于随城“南关口”。以穿街而过的护城河为界,又天然地分为南、北两区。“汉东茶馆”位置极佳,紧贴护城河,处南侧,与“汉东楼”、“国货甄选”呈品字形布设,于市井烟火中演绎“城南旧事”。

1、老随州的“生平简介”,高挂着,被仰视。上午去,茶馆里客不多。从前门开始,慢慢欣赏,挨个拍照。

从后门出,场院中,太阳晃眼,移步至老厂房外墙走廊内,意外发现:天花板上,贴满书法作品。待移至前门附近,抬头望,看见书法作品为《随州志》中关于随州的“生平简介”——从“史前时期”“西周时期”,一直到“民国时期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”。昂起脖子,再倾斜50度以上,才能勉强看清内容。扭扭酸胀的脖颈,停留片刻,深为感佩:咱老随州的“生辰八字”,在这里高悬,“高,实在是高”!

2、目之所及,“汉东之国随为大”。在陋巷,在草甸子,在随州人的口碑里,一直引以为傲的有几句话:一句是“炎帝神农故里”;第二句是“编钟古乐之乡”;第三句是“汉东之国随为大”。

塑料三厂老厂址距“汉东楼”百余米,又被护城河切割,周边多民居,历史上深处“陋巷”,“出马路”窄,进出十分不便。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启动后,该厂由“后队”变“前队”,一跃成为炙手可热之地。收馆后,随州国投高新聘请规划团队实地踏看、翻阅史料、走访百姓,将该项目定名为“汉东茶馆”,既遥望历史,又关照现实,受到广泛好评。

3、“随州记忆,烟火生活”。吧台背后,一块黑板,几乎占据整面墙。在大红的“随州记忆,烟火生活”下,密密麻麻地,写满菜单及其单价,暖心!

茶馆大门内右侧,摆满过去年代的老物件。“汉东日报”醒目,“老冰棍”凉爽,“随州”牌老水瓶兀立,有水平、高水平、大水平,烟火气十足。

二、奔赴美好:永不褪色的“工业记忆”

门口的几面道旗迎风招展,猎猎生威。在“汉东茶馆”四个醒目大字的上方,“湖北首家工业遗存剧场茶馆”以两排小字横卧,昭示着其风光和“野心”。

1、“旧厂新生,随州塑料三厂遗存纪事”。上午去,返程中,方见三厂的“生平事迹”,如获至宝:

“1982年12月,钙塑制品厂在该址创办,时为东城街道的集体企业,主要生产塑料日用品。1989年12月,该厂划归市二轻局,为大集体所有制;1992年2月,更名为随州市塑料六厂;次年企业调整产业

方向,转为生产汽车内饰件,为本地车企提供配套。2001年10月,该厂作为首批民营改制企业,更名为‘随州市永兴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’。2025年6月,厂区纳入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项目。旧址收储活化,汉东茶馆应运而生。”

2、“潮起草甸”,“五老”雅集的火热工作场景。走进“汉东茶馆”,浓郁的“工业风”扑面而来:

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流行的两幢“时尚”厂房被“整旧如旧”,让工业遗存从“被观看的旧址”变成“可沉浸式体验的感官盛宴”,老院落肩负新使命。

老物件琳琅满目,“工业记忆展陈”分外亮眼。在茶馆主厅的东山墙边,老物件占据整面墙,阵容豪华。细瞧,如见一个个故人,十分亲切:四季美啤酒,鹿鹤牌电风扇,映山红香烟,黑白电视机,铁壳水瓶,保温杯,缝纫机,收录机(三洋),电话机,大哥大,闹钟,军用水壶,马灯,天平……多为随州“本地造”工业制品,为随州人日常生活之常见常用、亲密无间的“老朋友”。

老标语记录时代,温暖人心。大厅内外墙、廊柱、木楼梯拐角等处,大红的标语见缝插针,“野蛮生长”。这些标语既有鲜明的时代印记,也有激励成长、温暖人心的力量:“咱们工人有力量,建设祖国响当当”“团结就是力量”“为人民服务”“下苦功夫,学巧本领”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“心中有党,干活有力”……

老场景栩栩如生,再现青葱岁月。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,是随州工业的黄金时代,七、八个省属大厂“下放”随州,乡镇企业异军突起,“齿轮道路”遍布城乡,“随州现象”享誉省内外。三十多万产业工人是时代的宠儿,也是随州城的“天之骄子”。这些“老铁们”尚未谢幕,仍在随城的四面八方发光发热。可以预见,“汉东茶馆”将成为这些“老铁们”啸聚的“大本营”。

老照片朴素深沉,珍藏记忆。

3、墙角处,老树没有忘记。茶馆大厅

后门外,左拐,见小平房三间,为公厕。公厕墙上,镌刻着一排红字:“三厂时光记忆(来自1982塑料三厂制品模具)”。

平房东侧,是一幢老住宅楼。在该楼墙角处,并排伫立着两棵老杉树,估摸着,这是三厂建厂初期栽下的,见证着三厂的兴衰起伏,满身“长满”故事。

三、拥抱美好:“你是我藏在微风里的欢喜”

“汉东茶馆”名为茶馆,实则集茶吧、剧场、食堂多功能于一体,是随州市民与亲友小酌雅聚、茶叙聊天、食堂便餐和休闲娱乐的“全天候”“社区吧坊”,也是广大游客了解随州的新“窗口”。借用茶馆停车场外小广场的一幅地标来形容汉东茶馆,较为贴切,“你是我藏在微风里的欢喜”!

1、街坊茶铺:藏在岁月深处的“大碗茶”。“大碗茶”,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,与奋斗、激情、汗水相伴,承载着50、60后们在“战天斗地”中的梦想与向往;“大碗茶”标配,小方桌、长板凳、大茶缸(或大瓷杯),一撮老便茶(或自制土茶“大叶片”)。酽酽地泡在陶土茶壶里,倒在大茶缸(大瓷杯)中凉着,劳作归来,捧起,牛饮,既解暑又散汗,爽啊!

“汉东茶馆”接地气,就是一间老街坊茶铺。老旧桌椅板凳摆满老车间,标语遍布,老物件俯拾即是,氛围好。“汉东茶馆”特设:两元小吃,五元茶点,八元大碗茶。另有扑克牌,怀旧小零食,象棋提供”。实在实惠,是送给老街坊们的酬宾大礼包。

“茶倒七分满,留下三分是人情”“人要想的开,茶要泡的开”。茶室操作台前标语温情,可提供茶品多,价格也不菲:“手工毛尖王·茉莉花·铁观音·祁门红·金骏眉·乌龙:各8元/杯”“人参乌龙茶·车云山雪芽:各12元/杯”“信阳雪芽·芽中芽红茶:各18元/杯”“信阳毛尖:26元/杯”。个人感觉,部分品种价格虚高,尤其是车云山茶品质不比信阳茶差,但每杯价差较大,建议商家调整调整。

2、三厂食堂:早餐有特色,中晚餐够

实惠。

“特色早餐”供应:枕头馒头,野菜饼,羊肉包,牛肉包,牛肉面,拐子饭,榨菜肉丝面,热干面,瘦肉砂锅粉,豆腐面,菜饺子,猪肉饺子,青菜包子,猪肉包子,卤鸡蛋,鲜肉馄饨,粥水豆浆,大油条,白米粥等。1至22元不等,卤鸡蛋1元/个,拐子饭22元/份。

中晚餐菜品丰富,主食也富特色:粉蒸排骨,黄豆焖鸡爪,红烧牛肉,红烧肉,红烧鱼块,酱卤牛肉,卤鸡爪,红油猪耳,扣碗三鲜,蒸土鸡蛋,肉藕,油炸花生米,凉拌毛豆,卤千张,刀拍黄瓜,酱炒藕丁,小炒野山菌,安居豆皮,应山滑肉,粉蒸肉,酱烧猪蹄,农家小炒肉。随州老面馍,米饭等。每份3至22元不等,蒸土鸡蛋3元/份,酱烧猪蹄22元/份。

4日晚去探访,“三厂食堂”内座无虚席,菜香扑鼻,推杯换盏间,划拳声、劝酒声、请菜声,声声入耳。有两桌客人起身,服务员马上前往收拾,“翻台子”。约两分钟左右,等候在角落的客人迅速“补位”。

3、草甸子剧场:为寻常添点彩,为生活来点甜。

剧场,在“食堂”中间偏北、靠墙置一戏台,戏台后布有投影幕布,既可登台献艺,又能功放投影,传统与现代,都能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呈现。

“食堂”前厅门侧,竖有节目单。看剧,剧场提供小零食,为“生活来点甜”:花生,瓜子,南瓜子,开心果,桂圆,葛粉,蜜枣,巴旦木,锅巴,米酒汤圆,石花粉,绿豆汤,红糖凉糕,红豆汤等。每份3至10元不等,随州蜜枣3元/份,葛粉10元/碗。

据观察,看剧人与食客身份多为“二合一”,吃席、喝酒兼看戏,两头美,两不误。看到兴头上,借着酒兴,为表演喝彩。也有几位观众,边看表演边吃零嘴,不被周边酒场氛围“跑偏”,一头扎进剧情中,忘了零食,忘了酒肉,也忘了自己,随着剧情一道喜怒哀乐,于喧闹中,享受独一份惬意!

(作者系随州市直机关退休干部)



● 邱军

亲历随北县剿匪记

名民兵之一,我们和解放军并肩作战,保卫初生的红色政权。

当时随北土匪大小有18股,总人数有3000余人,主要有艾长顺、刘福银、张顺、罗顺卿等,其中艾长顺匪股人数最多,影响和危害最大。这些土匪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勾连,妄图乘随北县民主政权成立之初、力量相对弱小之际,颠覆民主政权。他们纠集2000余匪众,成立2个大队,分别由匪首艾长顺、刘福银担任大队长。而解放军随北县大队官兵,加上各区的民兵,总数不足250人,武器主要是步枪和手枪,装备相对落后。面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,随北县对付大股土匪,最初在军事上主要采取“敌进我退、敌疲我打、敌驻我扰、敌退我进”的游击战术。同时,开展政治攻势,做好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,宣传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胜利捷报,告诉群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彻底灭亡的时间就要到来了;宣传民主政府对待土匪“有罪必办,胁从不问,立功受奖,宽大为怀”的政策。军事政治“两手抓”很管用,毕竟多数土匪是胁从者,匪军人心浮动,开小差的不少。

1948年初,为了尽快消灭匪患,随北县政府向桐柏军区请示,调来军区正规部队,加强桐柏军区随北县指挥部,由李家传任指挥长。李家传是四川通江人,中共党员,1933年参加红军,经过了长征,是一名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过硬的指挥员。这支解放军部队作战经验丰富,火力配置也强。随北县剿匪进入到寻敌作战、主动出击的新阶段。我也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迅速成长。

活捉匪首艾长顺
李家传指挥长不幸牺牲

1948年,年头到年尾,随北县剿匪进展顺利,哪里出现匪情,解放军和民兵就赶往哪里围剿,大部分土匪或被剿灭或缴械投降。与匪首艾长顺的决战时刻终于来到。

1948年12月25日至27日,连续三天鹅毛大雪。艾长顺匪股的行踪,在青苔佛山沟刘家大湾出现。

12月27日晚,我和区民兵队长高宗堂等5个人得知消息,连夜赶到随北县政府驻地万和镇送信。20多里路,我们顶风冒雪走了几个小时。到达万和镇之后,随北县指挥长李家传立即通知部队紧急集合。深夜11点多钟,部队出发,直到28日凌晨四五点钟才到刘家大湾附近。在距离刘家大湾大概1000米远的地方,李指挥长下令停止前进。派出小分队捉舌头、摸岗哨。10分钟以后,小分队把“舌头”捉来了,“舌头”名叫朱德海。他交代,匪首艾长顺就在刘家大湾西边炮楼里,其他土匪分散在附近王家湾、黄家河、刘家小湾等各个村湾。

了解情况以后,李指挥长派出一个分队,到刘家小湾山口设伏。防备这边战斗打响后,住在其他湾子的土匪来增援。接着,下达战斗命令,围攻刘家大湾。此时,天刚放亮,冲锋号的号声,枪声,战士的口号声响彻山谷,佛山沟山动地摇。

刘家大湾是刘氏宗族的大寨,四面四个土碉堡,火力可以互相照应。尽管这样,艾匪他们也没有招架之力。炮楼的射击口被解放军猛烈的火力封锁了。“缴枪

不杀!我们宽待俘虏!你们被包围了!”战士们打一阵喊一阵。希望艾长顺放弃抵抗,出来投降。

战斗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,周边村湾里的土匪闻声纷纷逃窜,艾长顺这边还没投降。李指挥长决定,不用重火力,用掷弹筒、枪榴弹往炮楼里打。随北县月亮店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派上了用场。这种手榴弹制作技术不过关,炸得响,烟雾大,但是形不成弹片,没有多少杀伤力。这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几枚枪榴弹和手榴弹从射击口送进去,爆炸的烟雾让土匪在炮楼里存不住身了。艾长顺双手持驳壳枪高举着,从炮楼西边纵身下跳。他跳下后,并没有落地,因为周围都是我们的战士,大家一拥而上从空中把他搂住了。但是他有1.82米的高个头,加上双手高举着,一时没有控制住他的双手。

这时,躲在附近观战的“舌头”朱德海指着艾长顺,向李家传指挥长大声喊:“长官!长官!这就是我们的艾大队长,被你们活捉了!”李家传高兴地从隐蔽地站起来,手握手枪高声下令:“要活的!不要伤了他的命!”当时,我就在他身后。

说时迟,那时快。匪首艾长顺手中两支驳壳枪对着李家传击发了。李指挥长身中数弹,倒在血泊中,将自己的革命青春永远定格在32岁!随北最大匪首艾长顺经过正史的审判,在万和镇股家堰被枪决。随后,群龙无首的残匪或被清剿、或走出深山向人民政府投降。自清末以来,危害随北人民近百年的“匪患”被彻底扑灭。

(作者系随县殷店镇供销社退休职工。本文由作者口述,经陈晓林、赵雨舟记录并整理成文)

我的老家在偏子山下

我的老家在随县柳林镇高岭村偏子山脚下,开门见山,闭门也见山。在我的印象里,它从不肯把自己站直,总是微微地斜着,像一个侧身躺下的人,把头枕在青林寨的肩上。人们叫它“偏子山”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座山偏要靠着另一座山,像家里排行最小的孩子,总拽着哥哥的衣角。

行走山中,春天的绿是嫩的,夏天的绿是浓的,秋天像镀了金的边,冬天则显露出崖石的筋骨。一年四季,偏子山就这样自顾自地偏着头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往西走十来里地,便是青林寨。那山挺拔威严,像古城门前的守将。松树、柏树和梨树从山脚密密麻麻地爬到山顶,远看是一团化不开的墨。大夏皇帝明玉珍曾带兵在此战斗过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到过偏子山,只记得小时候跟着表哥上山打板栗、摘野葡萄、野核桃和五倍子时,见过许多保存完好的石屋和寨墙。那些石头垒成的墙垣,静静地卧在灌木丛里,手摸上去冰凉粗糙,像触到了几百年前的某个夜晚。

白林寨在青林寨西边,更远处,与偏子山连成一条舞动的彩带。风吹过,满山的树便涌起层层绿浪。

山是父亲,水就是母亲。

偏子山脚下淌着郑家河水库,水面开阔,灌溉着下游数不清的农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在水库渔场当会计,我常去那里划船,渡人过河。船桨拨开水面,阳光碎成片片金黄。有时用粘网粘鱼加餐,看白鹤在水边散步觅食,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游动。那些白鹤可真白,白得像山上落下的雪,忽然动了,便是一道划过水面的光。去年春天,水库因加固大坝首次放干了水,一望无际的油菜花便露了出来,金灿灿的铺到天边,不知道从四面八方引来了多少赏花的游客。同时也迎来了大批的考古专家,他们在库底细细地翻找,像是要在泥土里,把时间重新拼起来。

青林水库藏在青林寨和偏子山的夹角处,是山的膝弯里捧出的一汪水。水是墨绿的,深不见底,四周的花草树木把影子投进去,水面便成了一块完整的、微微颤动的玉。小时候,水库下游办了一家冰棒厂,我连续卖了三个暑假的冰棍。背着自制的小木箱,走村串户地喊:“卖冰棍喽——”,那声音顺着山风飘出去,至今仿佛还挂在哪棵树的枝桠上。有一年夏天,亲戚买了一只六斤多的甲鱼,母亲嫌太老不让吃,便让我们拿到青林水库放生。甲鱼缓缓爬进水里,便沉下去了。我站在岸边看了许久,直到水面的涟漪一圈圈散尽。

沿青林水库往上走,有一座明玉珍纪念馆,是“中间三进、东西两进”的传统建筑群。近日回老家,发现里面新增了随州首个历史人物AI数字人,真正体验了一回中韩友谊,还在七百年的古桂花树下闻着花香休闲、拍照。

附近“山月随人”的民宿区,随处可见游客聚在草地上唱歌、说话,烧烤的气味混着青草的腥气,在夜风里浮着。月亮升起来,照在“山月随人”的牌子上。那一刻我在想,这名字起得真好。你热闹,它也热闹;你孤单,它便陪你孤单。

说了这么多景,心里最重的还是人。

小时候,我常去外公家。活到上百岁的外公陈明皇以爱劳动出了名,载入《柳林社志》。他白天坚持去菜园扯草,晚上会将梦话说出声。有一次,我问他偏子山的来历,他放下手里的草,想了想说:“偏子山以前不叫偏子山,叫‘盼子山’。”我一愣。

“盼儿子回来。”他笑了一下,又低下头去拔草,“后来叫顺了嘴,就成了偏子山。山不会说话,就只好偏着头等”。

也有人称“偏头山”,说大洪山的祖师爷路过时踩了一脚,山又年轻,担受不住,歪了。但我更愿意相信外公的。这座山,从来就没有站直过,不是腰弯着,就是头偏着,像一辈子都在等什么。
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一座山的名字里,藏着一个“等”字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座山不是“偏”在青林寨的肩上,而是“盼”在时光的坡上,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出去,再走回来。

后来外公不在了,那些梦话也没有了。可偏子山还在,仍然偏着头,像在听,又像在等。

(作者系随州市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、省作协会员)

生活浪花

● 项东

四季的雨

春雨的淅沥,夏雨的滂沱,秋雨的绵绵,冬雨的冰冷。这便是四季的雨。

我爱春日的明媚,夏日的灿烂,秋日的成熟,冬日的雪花,我也爱这四季的雨。

我曾经迷恋蓝天白云。看风轻云淡,草长莺飞;看雄鹰展翅飞翔,云卷云舒;看蓝天白云下幸福的人们的幸福生活,看花开花落;看广袤的非洲草原上狮群与鬣狗、水牛之间的搏杀!

但现在,我更爱四季的雨。雨,让人清醒,让人不至于迷失了自我,迷失了方向,迷失了未来。

淅沥的春雨,滋润了万物,她也会给你冰冷,提醒你,冬天,其实才刚刚过去。在这样的雨中,独自一人,登上一座山,任凭淅沥的雨,淋湿头发、眼睛、嘴唇、衣服,顺着前人或当代人开凿、铺设成的蜿蜒向上的石阶路,向上攀登、攀登、攀登、攀登。只要你愿意,只要你愿意,只要你自信,你便会成为这高山的峰,万千风景,终将尽收入你的眼底。

夏日的雨,似孩子的脸,一会儿还是艳阳天,一会儿便风云变幻;乌云遮掩了一切,白日如同暗夜,伸手不见五指!狂风、雷电之后,大雨滂沱了!在这样的滂沱大雨中,店铺全关门,行人都不见,只剩四面八方的雨水,急急地汇聚整合在一起,涌入万千河流,融入深沉的海!在这样的雨中,我读懂了敬畏。

秋雨与秋风一样,要人愁。炎热的夏天,结束了;寒冷的冬天,要来了。秋雨,总是绵绵。似乎阳光要离我们远去了,最后一个太阳,好像也被后羿射下来了。

冬天的雨,似乎特别寂寞、冰冷、无情。且吟《虞美人·冬雨》——“潇潇一晌残梅雨,独立无情绪。且随杨柳入微茫,浑记荷花那日小池塘。人生多少春秋事,留住一冬季,怎禁妩媚破东风,几级杜鹃红在雨丝中。”我忽然又想起一首歌,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。这样的旋律,这样的歌词,便又在脑海中浮现开来了——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,别在异乡哭泣;冬季到台北来看雨,梦是唯一行李;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,就当我从未来不曾远离……”其实,再多的忧伤,再痛彻心扉的故事,终究会过去,春日春风春雨已经在路上,谁也遮挡不住。

我爱这四季的雨!

(作者单位:随县炎帝学校)



栏目主持人·陈晓林